

韓

門

綴

學

韓門綴學卷第五

衡山禹碑

韓文公有岫嶠山尖神禹碑一詩。稱道人見之。韓公固未嘗見也。其後朱子遊南嶽。求之不得。故韓文考異內注云。衡山實無此碑。今湖南有衡山岳麓二本。其字相同。衡山之本。每字上下相間較疎。而碑形微長。嘗考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今蜀士所搨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再考湖南郡縣之志。俱以岳麓之本。爲宋嘉定中蜀人何致子一所刊。朱竹垞先生書岫嶠山銘後云。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岳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按夔門觀中之本。今已無存。然稱七十二字。則較岳麓本少五字。岳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爲宋之蜀士也。周櫟園因樹屋書

影云嘉靖命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間發於地中在今响嘯峰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真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卧搗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楊升菴本尙有沈鎰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爲漁池以永奔爲烝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多前半多以三言爲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者遊宦紀聞謂碑內癸酉二字難識而郎瑛乃以升菴所識發爾二字易之恐俱臆度之詞耳蓋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余另有彙鈔之本此不備錄或云衡山本卽取岳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爲宋刻耶不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其爲明刻耶不應同在嘉靖間而旣刻之卽埋之又卽發之湛記中何茫然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不然何所据而

云然。

穆天子傳

壇山石刻

穆天子傳所載北絕流沙西登崑崙固多錯見於他書者以今考之則於竹書紀年尤爲符合蓋始於穆王十二年北征大戎而訖於十七年西王母來朝纔六年事耳傳有春秋而不紀年郭景純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竹書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豈卽此耶汲冢書有戎夫史記解疑另一記但其言天子賓于西王母者乃在十三年入于宗周之前又紀霍侯舊之薨於作重璧臺之前則與竹書前後不符甚矣北征大戎史記通鑑綱目載在三十五年而竹書則在十二年綱目所載徐夷作亂時王得造父爲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事在穆王五十年而竹書王師伐徐在十四年王命造父封於趙在十六年且伐徐之年尙有作范宮作虎牢翟人侵畢諸事封趙之年則有霍侯告薨之事

今傳於范官虎牢諸事。雖核其歲時。不必協合。然視竹書所載加詳矣。而於伐徐封趙兩大事。乃反不載。何耶。直隸贊皇縣之壇山。有石刻吉日癸巳四字。傳是周穆王所刻。後人或信或疑。蓋自宋慶歷時。宋祁或作宋郊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致州署。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龕其州廨之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內府。大概與定州雪浪同爲礪石之用矣。歐陽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元敬金薤琳瑯。趙子面石墨鏤華方密之通雅。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所載畧同。近從鎮定郡守乞得二紙。蓋靖康後重摹刻者。在今贊皇縣儒學。石雖斑駁。且有斜裂痕。然於文無損。若以墨填其空處。其字畫猶顯然也。

### 胥母山

越絕書曰。闔廬旦食紐山。晝遊於胥母。按史記云。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是則胥母乃因祀子胥而得名。

閩廬時寧有此名乎。吳越春秋閩閩內傳十年治姑蘇之臺旦食鮓山。舊遊蘇臺注云鮓山越絕書作紐山。又云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閩閩所遊乃吳縣之山。其是姑胥而非胥母明矣。胥母山在浙江是以枚乘七發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李善注文選以骨母爲胥母之誤。是已。特不當引越絕之文訛以傳訛。閩閩豈能遠至浙江而觀濤者亦何爲至吳縣耶。

### 孔褒碑

曲阜孔林多漢碑。孔褒碑最爲後出。近始購得之。字已漫漶。惟首數行可識。曰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泰山都尉者。孔宙也。褒乃孔融之兄。事見後漢書融傳。以黨張儉坐死罪。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靄吉隸辨碑考。二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兩錄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峻千峰之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爲作圖說云。碑在曲阜縣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

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碑輦致孔廟蓋出土僅及四十年其

金石圖所載尙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舊在孔子墓前雍正十燬煌太

守裴岑勒石舊在西塞衛庫爾城西陳德碑在沂州今蒼頡廟碑白水縣聞喜

長韓仁碑縣署魯王墓石人題刻曲阜縣東南五里張冠莊西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

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仲王粲英雄記云孔仙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

紀云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陳留與魯地既不

同而仲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紀亦作哀

### 夏承碑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院

其廢已久孔乃移用其名此碑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因治河

蓋不知洛水本名漳水也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者此一本也都穆金薤琳瑯云江陰

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

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今作勤紹俱爲可疑乃是後人僞作者按此

卽成化間郡守舒城秦民悅跋中所言。下截一百一十字。爲後人摸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間郡守富順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治也。府學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原云在洛州州衙。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者。應卽此碑矣。而元王文定公憚秋澗集以爲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尙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指爲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卽民悅愛古軒之舊址。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於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迹之別亦有三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



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

宋洪丞相淳熙

淳熙長理書之上有筆二重自右周於左其左復

然則嘉靖本固非成化本而成

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二年碑為築城工役所毀他時脩城

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

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

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

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

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師古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

淳于本樂縣之

氏周禮注云國如雒頭大小下故

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

十里而是碑乃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

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文蔡邕書以淳于長為人姓名此乃

前漢佞幸傳之名也訛謬甚矣

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意此碑而竟不

可復開城一面有不必折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

銅雀硯

銅雀臺瓦硯至唐已珍貴至宋多有題詠皆是甬瓦完整者今所見

惟碎斷者且係甬瓦

杜曰甬北曰甬甬又作甬甬又作甬

有臨漳友人贈余片瓦且云臺東

二二三里磚瓦處處有之但以大小爲貴賤不甚難得也臺瓦皆有油

面筒瓦油在凸版瓦油在凹取爲硯者皆是版瓦治之以蠟則不滲

而可用瓦出土皆黑如漆半年後漸變而藍此與鄴中記言北齊起

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者相合

記又言當浦處有細紋曰琴紋有花曰錫花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故積歲久而錫

花見也今驗之果然至其言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長如之而其闊則今不復有整者矣

考銅雀乃沿西京建章宮鳳闕之名

三輔黃圖云鳳凰闕一名別風闕又云嵯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

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銅

雀卽銅鳳凰也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鑄

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黃圖又云赤眉賊

壞之則西京之銅雀已亡矣魏之官闕其正殿曰文昌殿殿西爲銅

雀園三臺又在其西。一曰銅雀，作於漢建安十五年中。一曰金虎。

作於十七年，在南。文選注：作金鳳，誤。老學庵筆記：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一曰水

井，作於十八年，在北。郭茂倩樂府詩集引：鄴都故事曰：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鄴，

也年分與三臺屋各百餘間，與法殿閣道相通。今人概稱銅雀者，以其

先成，獨書於魏志，且與園名相同。魏武遺令已獨稱銅雀矣。魏後臺

經再造。晉孝愍時，石虎攻鄴，將軍謝胄以三臺降石勒。勒都臨漳時，

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官，未成故未徙都。逮石虎鎮

鄴，居攝觀省臺崩。晉書載記：作觀省應是銅雀二字之訛。殺任汪，復脩之，倍於常度。其在鄴

凡起臺觀四十餘所。東魏孝靜帝徙鄴，復建新宮，至北齊文宣受禪。

天保七年，即梁景帝太平元年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

博之。北史稱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

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

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九年，三臺成，改

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諸所謂馬子入石室者。以非

魏晉舊制。故云石也。證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今年生。故曰馬。至武成河

清二年。即陳文帝。天嘉四年。詔以三臺官爲大興聖寺。自此三臺不在禁中。後周

靜帝大象二年。陳宣帝太建十一年。八月。章孝寬破尉遲迴。鄴京遂遭滄漭。

云章孝寬破尉遲迴。蔡京觀於葛樓山。後周書寬迴皆有傳。葛樓之事不見正史。序稱鄴都記未知何書。宋史有馬溫之鄴都故事二卷。通考有鄴中記一卷。皆無傳。今漳濱所得

瓦。初非魏臺之瓦也。瓦有背面有字者。皆隸書。軍主一行。作頭一行。

匠一行。其姓名。軍主一行。皆蘭仁。又銅雀臺磚。亦可爲硯。元傳若金。

與礪。銅雀硯歌云。鄴中文磚。天下奇。流傳爲硯。亦堪悲。又云。行迹猶

雷。舊戰塵。啼痕已滅。新妝淚。崔後渠彰德府志曰。古硯大者方四尺。

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興和乃東魏孝靜

保乃北齊文宣帝。是深簡文帝時。金王庭筠錄。雀瓦歌云。錫花如雪。錯認華小字。興和猶可識。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

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

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大魏興和二年造。是

東魏之磚。又非鄴中記所言北齊南城之磚也。惟是張載魏都賦之注。晉魏北齊之書。所載鄴中宮室多矣。是以韓忠獻歐陽文忠之詩。雖咏銅雀而題俱但稱古瓦。韓魏公有答章望之求古瓦硯詩。歐陽公有答謝景山遺古瓦歌。若夫硯箋所云。徐鉉得銅雀瓦。注水試墨。卽滲。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李邕詩云。銅雀不鳴惟解渴。管城何罪遽遭髡。是乃瓦之僞者。蓋僞瓦自宋已然。故韓魏公詩云。頭方面凸槩難別。千百未有一二真也。

### 雪浪石

蘇文忠公帥定州。得雪浪石。因建雪浪齋。賦七言古近體詩各一章。詩序云。余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中涵水紋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琢盆爲芙蓉。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且勒銘於盆唇。當時和其古風者四人。時紹聖元年夏四月。公卽以是時落學士職。貶知英州。復謫惠州。又徙儋耳。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遂廢。元符中。始被命北歸。

將至吳中張芸叟

名舜民號浮休居士又號龍谷有盡叟集

守中山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

欲作詩寄公聞公薨乃作哀詞

事見墨莊漫錄

序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

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

一切牽復詞云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尙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

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

思賢閣古皆中山後園堂名

靖康

以後歷金元及明中葉四百五十六年題詠罕見萬歷八年有真定

令郭衢階至定州忽於土際見盆稜起之迨十五年知州唐祥興復

偶得石喜語衢階因記其事於齋壁壁記久失不知得石之緣起但

云偶得則其非東坡之石可知至康熙四十一年知州韓逢麻始移

盆石於韓魏公所建之衆春園構亭覆之驛道劉德芳撰記相沿至

今此卽萬歷間石耳近乃聞有石在趙州臨城縣馬厰中或云康熙

二十一年長洲宋廣業作臨城令置此石

宋廣業於縣署後明縣令易體乾脩省堂之西建院在漸臺池於軒之旁植荷

更置石於堂之前

或云地本明喬恭肅若燮之園林一一說皆無確據惟因

石上有篆書雪浪二字。當事蹤跡得之。役騾馬八十頭。輦還定州。其石頗大。盆不能容。或又曰。雪浪已入艮嶽。獨盆留焉。考祖秀陽華官紀畧。謂括天下之勝。藏古今之美。而鄧肅進詩有曰。北連幽薊南交趾。東極蟠木西流沙。定州伊邇。寧免取將。然何以南宋人注蘇詩者。皆無此語也。或又曰。明四川中丞喬璧星有題西郭外黑石河邊黑鷹石詩。見康熙間楊寬臨城縣志。今石正黑。得無是耶。且臨地天臺諸山。多有佳石。此石疑卽臨產也。夫山水之地。以雪浪名者多矣。謂鑄字出自蘇公。難可遽信。今定州志如東坡同時蘇子由。晁无咎諸人和詩。無一載者。至職官并無張舜民之名。荒陋若此。又石是中山後圃所得。惟盆石乃得之恒山。今廣輿記。卽謂雪浪得之恒山。亦誤也。

後魏洛州刺史刁遵墓銘

同里金二質甫守天津。余客清苑。一日寄余後魏人墓銘拓本。且云。

石在南皮不知何時出土有樂陵諸生攜以去今訪至其家揭得十

本以其一見示屬爲考之余閱其文簡淨書復遒媚惜其石右下殘

闕不知誰氏墓也誌稱魏洛州刺史諱遵渤海饒安人前列四世高

祖協會祖彞祖暢皆仕晉父雍始仕魏余因詳稽書史而知遵者刁

遵也刁協在晉元帝時爲尙書令而見疾於王敦敦之構逆也上疏

罪協帝使協出督六師及石頭之敗協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

敦敦平後協子彞乃斬仇人黨以首祭協墓由是知名歷徐兗二州

刺史鎮廣陵卒官彞三子達暢宏而暢爲始與相桓靈寶以暢爲右

衛將軍魏書及北史刁雍傳彞稱暢爲晉右衛將軍劉裕起義暢乃伏誅宋書本紀云高祖家貧

常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達執錄甚嚴王謐造達見之密以

錢代還由是得釋魏書兩見一在刁雍傳一在島夷劉裕傳南史亦同惟北史三萬作一萬裕誅靈寶以嫌故先誅

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雍北史作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

興以雍爲太子中庶子姚泓滅歸魏太宗明元帝假雍建威將軍青



州刺史東光侯晉徐豫二州刺史拜特進賜爵東光伯

侯伯祇載北史

獻文帝

皇興中雍與源賀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允則遵之妻父也誌

稱遵於孝文帝太和中為魏郡太守乃南齊高帝武帝之時宣武帝

正始中遷洛州刺史在梁武帝天監二三年間其歿於熙平元年則

天監之十四年也遵有子十三人見於史者楷

楷字冲襲爵東安侯魏書有傳冲子欽

尚整

整字柔仕齊為國子博士

宣

魏書作宣南史作宣或另四人楷與尚皆早卒故誌稱整等整字景智

仕至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

夫謚曰文獻遵之卒也整時為驍騎將軍而誌但稱小子整等不書

其官已四品上階也至饒安在漢為千童縣後漢靈帝時始改此名

魏書地形志饒安自熙平二年改屬浮陽郡遵卒於熙平元年故誌

猶稱渤海也若南皮與饒安自是兩縣而誌石顧出南皮將母誌所

云孝義里者魏後割入南皮歟魏書云遵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

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北史

史於他治行不書獨書此一事顧

誌不及焉。蓋古文質實。若蔡伯喈之碑。郭有道陳太邱也。顏延年之誄。陶靖節也。豈待繁稱哉。誌銘與碑誄類。而與傳不類。然銘肅而誄哀。碑詳而誌約。則體裁亦別。後世諛墓失真。乃必紀事以取信。而誌卽碑。碑卽傳。特名以用而殊耳。雖史稱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脩潔。爲時所鄙。然而文章之格有升降。於茲可見矣。

### 豐潤鼎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

名廷元。改名鉉。錢塘人。後爲廣東遂溪縣令。沒於任。

在縣脩

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驄長安客話云。安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觔。圓腹。弁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亥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五十觔。高一尺二寸五分。潤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

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觔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

君據元初隨隱漫錄宋末陳世崇崇仁人入元乃撰此錄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

金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

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

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

萬世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

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

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訛作漢

鼎稱漢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以宋孝

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爲建元益謬矣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

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

已得自豐潤即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

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尙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

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彘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況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閏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爲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彗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窻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

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劉敞傳敞宗所領三代彝器詔局討定凡尊爵但曰盛饗之屬悉改以從古而敞所制器於祀儀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十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邱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戾古而以命午紀歲也

紂字受德有二妻

汲冢周書克殷解第卅六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  
滅神祇不祀晉孔晁注曰紂字受德也按紂字受德惟見此書尚書  
泰誓武成稱商王受他書或稱受辛竊謂此處文義以德字連下句  
讀如云德迷先成湯之明亦可又克殷解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  
屏蔽而自燔于火屏遮即後世俘解紂取天智玉琰璽身厚以自焚武王適二女之  
所乃既縊世俘解第四十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紂懸諸太白二女懸諸小白紂有二妻亦異聞也汲冢書詞甚排與尚書全不相似其  
書首尾似出一手如太子晉解第六十四師曠見太子既曰暝臣無  
見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既暝矣安知其色注曰知聲  
者則色亦然曲爲解也此篇內叔向又名叔譽

### 管叔周公

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朱注曰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  
之兄此注似可省而朱子詳之者蓋因趙氏舊注云周公惟管叔弟

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語義未顯似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者且孔安國書傳金縢篇云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則管蔡霍皆爲周公之弟矣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震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因學紀問曰賜季載杜云毛叔取又不數叔震鐸者杜以震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閻百詩曰毛叔鄭見周本紀杜注名賜非大雅思齊之詩孔穎達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震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司馬以周公行四皇甫以周公行七而管叔則俱行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序管蔡霍於魯之前定公四年萇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杜氏注曰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

杜氏之說  
蓋本賈逵

又子魚曰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注謂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合左傳與皇甫之言觀之，則不特管叔是兄，卽蔡、霍亦皆周公之兄矣。尙書正義曰：傳旣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史記固不違也。然則管兄周弟，夫何疑也哉？

### 韓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是用陳思語。困學紀聞曰：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當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



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南宋節士林同字子有孝詩一卷詠韓伯瑜云母力今哀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七十之年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爲一人耶

賈誼與鄧通衛綰不同時

困學紀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按應劭風俗通義云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李善注文選取其說此與漢書所言絳灌東陽侯張敖馮敬之屬盡害之之語不符然此實應氏臆度之詞也鄧通爲黃頭郎至上大夫

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初立即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鳥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單閼乃文帝六年丁卯歲也誼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爲梁懷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而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誼死何以知之傳言誼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三十三蓋生於高帝七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其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誼諫放鑄疏後即云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誼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即接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爲時正長矣劉禹錫詠史詩

云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漢書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應劭曰能左右超乘顏師古則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然綰亦似在誼後非同時也綰在文帝時未嘗居貴位

杜預景帝時始拜河間王太傅是爲中尉封侯爲御史大夫爲丞相文帝時但爲中郎將雖秩比二千石豈得爲貴顯過於此耶

魏泰隱居詩話

已辨之矣而改戲車作車戲以趁韻亦覺未安余在長沙作懷古詩曾使此二事俱用應劭之解未及考證故復論之

漢高帝稱王之五年卽皇帝位不另起元仍稱五年

### 諸葛子孫

俗言諸葛不生諸葛子不知此語始自何人武侯子瞻孫尚三國志蜀後主景耀六年冬鄧艾伐蜀自陰平入瞻督諸軍至涪亭前軍破退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瑯王瞻怒斬艾使戰敗死於陣瞻子尚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而死晉書陳壽傳云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

瞻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然觀壽於諸葛父子忠孝大節。未嘗沒其實。其論將畧名實。亦非壽一人之言。是以夏侯湛自壞其魏書。張華謂當以晉書相付。范頴等表中。所稱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者。洵史才不減班范也。其後宋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朱子欲於傳末畧載瞻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云。瞻任兼將相。拜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困學紀聞詳述之。且云。此論最精。然則諸葛不生諸葛子。其言殆出自宋儒矣。

### 陳思王

陳思王初封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見魏志。蘇則傳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傳異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於吳蜀兩國有微旨焉。禰詩五章曰：「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讐。」六章曰：「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吳蜀皆在魏西南，而太山則接吳之境也。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以吳爲讐，不及蜀也。惟求自試疏中有禽權、馘亮之語，亮指武侯亦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曰「違命」，語意自別。王通中說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斯言是矣。

### 楊白華

梁書楊華傳

附王神念

父大眼爲魏名將

大眼武都雜當之孫，難當子，和世祖時隨父歸國，和子小眼大眼見魏書及楊難敵傳，大眼名

著人遂不知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詞，使宮人晝夜

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後累有戰功。封益陽縣侯。侯景亂。降賊。南史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名華。按魏書。楊大眼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死。甌生等問印綬。時元懷孕。指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氏怖。走入水。征南復彎弓向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抱之。奔於襄陽。遂歸蕭衍。是則三子皆奔。而所謂華者何人。梁書不知其詳。故疑其惧禍也。本傳又云。潘氏善騎射。大眼令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假使潘無失行。則潘將軍豈非古今佳話哉。

### 唐十八學士

唐十八學士寫真圖新舊唐書並載於褚亮傳中十八人者高祖武

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既平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

學館以待四方賢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記

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及于志寧字仲謐雍州高陵人軍諮祭酒蘇世長京兆

武功天策府記室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文學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姚思廉舊名曰字簡之新舊曰本名簡

以字行雍州萬年人太學博士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人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主簿李元道隴西

人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趙州人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

參軍事蔡允恭荊州江陵人顏相時字府京兆萬年人師古弟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

城薛元敬收之從兄子太學助教蓋文達冀州信都人軍諮典簽蘇勗字慎行京兆武功人並以

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

荊州尋命閣立本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褚亮為像贊明代人目觀者如太岳集鈔夏

記俱云于志寧贊非褚亮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諸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預

入館者謂之登瀛洲史不紀圖像之年溫公因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是武德四年遂以圖像列於武德四年之下。且有薛收而無劉孝孫。其後陳光綽竹素辨謫因以溫公爲誤。此非也。唐史旣無明文。則不載於起館之年。更將附於何年。若劉孝孫之補入。其後尙有杜淹杜正倫皆直文學館者。安得一一而載之耶。寫真圖宋時藏於沈存中家。夢溪筆談云。予家有閭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簽名。從日從九。唐書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至明代其圖乃歸朝廷。張居正太岳



集云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會辰間希古攜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并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疏入不省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此卷遂留藏科房張位詞林典故云殿試進士文華殿讀卷畢內閣填寫黃榜各官散出官坊以下與執事者是日赴兵科觀唐人十八學士圖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殿試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餉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畫皆立像上署銜名末有沈括跋又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寓日記云閣立本十八學士圖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贊沈存中跋舊稱三絕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髯極其醜陋又云崇禎辛巳予在兵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采或爲人臨去按此卷不知失於何時今已無有而日下舊聞引陳光祿竹素辨譌云閣立本所畫者收耶孝孫耶惜不可得而見也余按薛收以武德七年卒

而圖真在八九年間。是以舊書薛收傳云。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新書亦云。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又觀夢溪筆談所載。圖之是劉非薛明矣。而竹垞亦不爲之辨正。何也。至於畫皆立像。後世流傳之圖。坐立向背。一幅中兼有各形。且於像外布景。蓋自有此圖效尤者。多以十八人爲數。朱敬則傳云。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翰林盛事記云。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十八人者。張說徐堅賀知章陸堅趙冬曦咸廩業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尚母暉余欽趙元默孫季良康子元侯行果敬會真馮朝引也。一本有東方朔五代史楚世家。楚王馬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以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廖光圖之外。可考者。徐仲雅李宏皋拓拔恒餘無考。是則

十八人之圖不一而足又按道社圖亦十八人但道俗相雜而如鄭昉所賦有琴竽杯勺樂

工馬驢者妄指為立本之畫豈知其謬歟昉詩見獨醒雜志其詩稱長孫王魏率更尤謬獨醒雜志

云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間

立本此畫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所稱石本不知刻於何地又元

蒲紹簡作登瀛洲賦其序內所列次第既不與唐書合而官階又多

不同如以薛元敬為參軍于志寧為從事中郎陸德明孔穎達俱為

助教許敬宗為宋州總管戶曹未知其何所據也若夫十八人惟二

薛李守素顏相時蓋文達蘇昂六人不事二姓此外杜如晦隋預吏部

尉房元齡隋舉進士授羽林監補國城尉于志寧隋冠氏縣長蘇世長周襲建威縣侯隋都水少監又為偽

褚亮陳尚書殿中侍郎隋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貶西海司戶又為偽秦薛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會稽王主簿隋漢王府參軍事陸

德明陳左常侍隋秘書學士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而耻事王世充移病孔穎達隋舉明經高等授河內郡博士補太學助教李元道隋營王

為偽魏李密記室又虞世南陳建安王法曹參軍除西陽王友隋秘書郎從偽許蔡允恭為王世充著作佐郎

隋起居舍人從字文化許敬宗隋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直隸者劉孝孫王世充弟偽杞

及西上沒於寶建德

郎皆非。至唐始入仕者。世又以許敬宗姦臣爲登瀛之玷。陸務觀題十八學士圖詩云。但餘一恨到千載。高陽繆公來竄名。此似別有寄慨。非謂太宗不知人也。敬宗在太宗時。其位止列曹尹。曾未聞有失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聖明之世。雖小人亦皆勉爲君子。封倫裴矩是矣。若使敬宗事太宗終身。其於文學豈有愧耶。荃蕙化而爲茅。太宗固不任咎也。

### 越國公

汪氏越國公新舊唐書俱附見於王雄誕傳。

又見杜伏威傳

舊書曰。歙州首領

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廻軍擊之。

時擒李子通於杭州故稱迴軍

華出新安

洞口以拒雄誕。鉅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

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

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新書曰。歙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

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鉅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

數千。闔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按此武德四年事也。新書別無考核。特據舊書小變其文。改欽州守領爲欽守。而南板妄以守字易賊字。且訛汪爲江。謬甚矣。羅鄂州小集內。汪王廟考實。其辨納欽一條云。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書雖於武德四年九月命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爲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蹙。至是始降耳。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欽誠者。豈不相戾耶。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欽實先之。所謂九月命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欽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

之王越伏威之境歸之天子。伏威之黨疾王歸唐不出於已。因襲之以爲已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吾爲唐行臺屈耳。肯遽出其下哉。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及貞觀之間。典宿衛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告命所表。雖漢命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程篁墩先生作烏龍山忠烈廟記。畧曰。煬之不道。古未有也。朱子綱目於大業之盜。悉以起兵書之。而不曰反。明人人得而誅之也。於煬之死。書隋人弑其君。廣而不曰帝。明非共主也。越公生當其時。蓋有西向問罪之志。而力弗逮。其得民心如秦之吳芮。非叛吏也。唐公入關。天下大勢已合。則奉而歸諸有道。其知機達變如漢之竇融。非降虜也。出處之正。名節之完。苟有良史。必將列諸吳竇之間。君子從而予之矣。以上羅程兩公之論。皆能論世知人。非劉昫宋祁所可企及也。若元順帝至元元年。

封爲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元史本紀稱爲徽州土神。蓋王之大節，不明於世久矣。又按羅公於乾道五年九月，撰汪王廟考實，凡十一條。曰：王諱曰姓氏，曰州望曰境土，曰治所曰納款，曰官閥曰夫人，曰廟貌曰碑記。曰從祀，後有跋語百九十言，載在鄂州小集。

郭令公八子七壻

郭令公八子七壻，自談賓錄訛作子七人，壻八人，沿訛至今。按八子者，曜、盱、晞、晫、晤、曖、曙、映也。曜，太子賓客，加官太子少保，襲封代國公。晞，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曖，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改太常卿，襲封代國公。曙，右金吾將軍，祁國公。代宗朝，歷司農卿，檢校左庶子，轉太府卿，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映，太子左諭德。其盱、晫、晤三子，未詳何官。七壻者，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鄂岳觀察使吳仲孺，其三人未詳。石墨鐫華跋郭敬之家廟碑云：敬之，令公父也。其碑顏魯公撰并書，在今陝西布政司署。碑陰

述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其他封拜多與史異惜未得搨本一觀之又考令公子孫尙主者四曖尙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曖子縱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尙之及卽位改封漢陽公主曖子釗之子仲恭尙金堂公主仲辭尙饒陽公主皆穆宗女也至德宗紀所載貞元十二年五月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煦暄應是曖之從弟耳金史郭企忠傳云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於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爲副使企忠襲父官徙所部居韓州後遷天德軍節度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元史郭寶玉字玉成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金末封汾陽郡公降元授抄馬都鎮撫累遷斷事官子德海爲元抄馬彈壓遷右護軍德山元萬戶德海子侃從平西域世祖時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子秉仁秉義自唐至元見於史者郭氏代有傳人明史於列傳不詳先世莫可考矣



崔羣

韋絢撰劉賓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  
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  
韓曰共某往還二十餘年不會共說着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按此與釋言篇所云相國豈知我哉者正復相似蓋謗詞也貞元八  
年韓與崔同舉進士並出陸宣公之門所謂龍虎榜者是也公與崔  
交誼之厚讀集中詩文可見詩則有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及和崔  
舍人詠月二十韻文則有與崔羣書其言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  
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亦可謂推重之至  
矣外集又有餘崔  
羣部侍郎制況酬贈有詩豈得謂不會說着文章乎公集中其於同  
年之有詩文可考者獨李觀王涯馮宿與崔羣爲多其曾有書論文  
者則祇一馮宿其他若歐陽詹之才也集內獨哀辭并序而哀辭則  
公特書一通以遺崔羣此豈非共說文字之一証乎嘉話錄之爲謗

詞更無可疑矣。至如李元綱厚德錄稱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詞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此則所以待固執已見者耳。

### 韓文公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引張文昌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香山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謂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陳后山詩話亦同俗人故援此爲口實也嘗攷韓公二妾號絳桃柳枝者僅見王讜唐語林及邵氏聞見錄聞見錄作情桃風柳其引韓

集詩云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以爲寄意二妹之作又

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并疑柳枝有踰垣追獲之事

竊謂絳桃柳枝之名亦由詩中有園花巷柳楊柳桃李之字四詩云惟

李在遂以設爲之名而文昌所指二侍女者侍女而已矣何必傳其名

哉文昌承韓公指教相知最深是以文酒之會得見其侍女於其沒也敘交契之踰等至于此而豈攻詰其短歟不然博塞之戲無實之談文昌猶致書悻悻焉何獨於聲妓隱而不言至白傳思舊一詩則呂汲公嘗明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所指服硫黃而一病不瘥者乃中立也唐語林又言韓愈病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肢體無詭人云夫韓公之行事則新舊唐書載之矣其言則本集傳之矣文人樂聞邪說以誣謗前賢是則叔孫武叔毀仲尼幸而其言無聞耳設有聞焉亦將以叔孫而上疑孔子乎嗟乎書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而覽竹書之紀信太甲殺伊尹之或然詩有崧高蒸民韓奕江漢而彈履霜之操疑吉甫惑後妻之不德邪說之行豈不關於人心風俗也哉

何易于高妹妹楊氏

孫可之書何易于新唐書採之以入循吏傳畧加刪節而訛謬立見

如文云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此如北史序傳所載尙書袁叔德來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之意蓋導從者裴公之導從也故曰合易于廉新唐書改曰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則竟指爲易于之導侍矣又如閣詔焚茶一事文曰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新唐書改曰素賢之不劾也素字乃屬臆度而觀察之感於其事反沒其意矣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蓋治至三年其效如此今改曰獄三年無囚則是易于始至便囹圄空虛矣李習之作高愍女碑楊烈婦傳唐書亦皆採入列女於事無改也而字句刪換無復凜凜生氣卽文章詳畧工拙之故亦於此可見焉

唐六臣 周三臣

馮道諸人

五代史作唐六臣傳張文蔚楊涉

俱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策

唐翰林學士

趙光逢

唐太常卿

薛貽矩

唐吏部尙書

蘇循

唐禮部尙書

六臣以循爲首惡亦不得其死餘皆仕梁皆

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史作周二臣傳韓通生漢為宰相指擢使周世宗以

手刃昇李筠後唐為控鶴指揮使後晉戰契丹有功為漢博州刺史周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仕

初從周祖為殿前都指揮使世宗進同平章事世宗加侍中赴火死唐六臣不忠於唐者也周二臣忠於

周者也宋使云韓通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

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

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

非歟宋史立傳之意如此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見譏於時豈以通

嘗事漢耶然三臣不可以馮道為比馮道事五姓十君作長樂老序

歐公謂其無廉耻而事數朝者不獨五代史之雜傳也唐六臣傳楊涉之

晉漢周有宋史所載如范質後唐進主事晉漢周入王易簡事梁唐周入符彥卿

事唐晉漢周至羅彥瓌事晉漢周為宋王景事唐晉漢周至侯益事唐晉漢周至

宋如守太師趙贊父無諱尚唐明宗安賜贊童子及劉溫叟事唐晉漢周為藥元福事唐晉漢周至宋

王彥超事唐晉漢周至寶貞固事唐晉漢周封沂劉濤事唐晉漢周復李濤事梁晉漢

部尚 **李穀** 事晉漢周封趙國公宋賜銀幣 **邊歸謙** 事晉漢周為宋戶部尚書 **張鑄** 梁進士事唐至周為宋刑部尚書 **邊光範** 事晉

漢周為宋御史中丞 **張昭** 事唐晉漢周封公宋吏部尚書 **寶儀** 事晉漢周為宋禮部尚書 **寶徹** 事晉漢周為宋禮部侍郎 **陶穀** 事晉漢周為宋禮部

尚書宋祖禪文出諸使中 **呂餘慶** 事晉漢周為宋參知政事 **薛居正** 周至宋進位司空 **扈蒙** 晉進士事漢周為宋工部尚書 **楊**

**昭儉** 事唐晉周為宋工部尚書 **魚崇諒** 事唐晉契丹漢周為宋尚書 **顏行** 歷事五代卒於宋 **劇可久** 事唐晉周為宋光祿卿 **蘇**

**曉** 事唐漢周為宋諫議大夫 **高防** 事晉漢周為宋尚書左丞 **俱** 事數朝 **他如王浦王著魏仁浦李穆**

**趙逢輩**但為周臣而如劉載劉熙古張澹高錫馮瓚邊羽董樞馬令

**琮杜漢徽石曦**不登崇秩者尤不勝舉。所惜范魯公之賢太宗已惜

其欠世宗一死所作戒子詩歷序官閥朱子小學中乃刪其前半首

史稱魯公臨死戒其子勿請諡立碑此視馮道之自序老而獲安老

而自樂者為羞惡之未泯矣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學術壞

人心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

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

宜其無氣節忠義也。按宋以來稱美馮道者。則惟王介甫。後惟李卓吾。

邯鄲夢乃蕭嵩事

唐沈既濟撰枕中記。述盧生遇呂翁事。此記又傳是李鄴侯作。李沈皆代宗時人。距記所指開元七年。在後四十年。蓋好事者假托爲李爲沈。皆不可信也。崔盧唐之望族。故稱盧生娶崔氏女。其夢在開元七年。而夢中與蕭嵩裴光庭同執大政。考裴光庭以東封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開元十三年。蕭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在十六年。其明年兼中書令。至回紇殺涼州守將王君奭。乃開元十六年事。君奭傳係作十五年君奭自開元九年。鄭知運卒。乃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夢在七年。君奭尙爲右衛副率耳。大概傳中情事。皆彷彿蕭嵩生平而爲之。如吐番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殺王君奭於鞏範驛。乃以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大破

吐番後嵩爲李林甫發其賂中官牛仙童事貶青州刺史尋又拜大  
子太師此卽夢中之黜陟也嵩未入仕時宣州人夏榮有相術謂蕭  
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嵩至天寶八年年八十餘薨近日作傳  
奇者并實以嵩之縱反間於吐番贊普召悉諾邏誅之一事則直以  
盧生爲嵩矣舊唐書稱嵩性好服餌於園林植藥合鍊自適故記比  
之神仙且中宗神龍時嵩嘗爲洛州參軍見重於洛州刺史桓彥範  
邯鄲自代宗永泰時始隸磁州則自廣德以前正是洛州所屬而所  
謂呂翁者殆卽指夏榮也觀其紀事詳盡生五子之名歷歷可指而  
生與翁其名俱不傳惟其事皆實斯其人皆虛耳至朱世緯康熙間  
永年縣志稱城西四十里呂固村有呂翁墓卽生所遇者地近邯鄲  
邯鄲縣舊志中古蹟有盧英宅今兩縣新志嫌其附會皆爲刪去然  
生所遇之呂翁要非世俗所傳呂岩字洞賓者也岩之出處宋史陳  
搏傳云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頃刻數百里吾鄉



厲孝廉鶚作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懿宗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攜家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室而釋史載純陽文集又稱是德宗貞元十四年生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考其事迹多顯於宋雜見於蒙齋筆談避暑錄話等書去盧生遇呂翁時皆在後百數十年矣王鳳洲四部稿有過邯鄲呂翁祠古風一章中云誤傳茲事屬劍叟不識開元年爲誰近又見鳳洲讀書後有一條云真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尙未生此二條最爲有識特未能証盧生之爲蕭嵩耳且也洞賓於鍾離權執弟子禮純陽文集謂洞賓遇雲房子於長安道中共炊有夢及醒而雲房有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之句則洞賓又爲夢中人矣墨莊漫錄載元符初胡詠之朝散於弋陽遇一道士書詩授詠之寄章子厚有云種成白壁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其詩亦傳爲呂仙作豈呂自以其事作典故用耶要之呂翁與洞賓鑿然兩人也

而肥鄉縣志乃有呂仙弟子柳條青號扶胥者因扶卍之言列於仙釋之首則尤鄙倍耳

肥鄉縣志乃賀應旌所作賀有  
名於時稱廣平七先生之一

### 四女寺之訛

唐女學士尚宮宋若昭新舊唐書俱載在后妃傳其父庭芬

新唐書  
庭作廷

生

五女若華

新書  
作華

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嘗白父母誓不嫁人

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

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推

尊宣文應以其宋氏也若昭注解德宗貞元四年以昭義節度使李

抱真表薦俱召入宮試詩賦兼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嘉其

節概不以宮妾遇之自貞元七年以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之憲

宗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穆宗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自憲

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進封梁國夫人敬宗寶歷初卒以鹵簿葬

新書

曰卒贈梁國夫人  
人生封死贈真

若倫若荀俱早卒敬宗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尤重

之太和。中李訓、鄭注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構宗閔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曦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壻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訓注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五女乃貝州清陽人。唐清陽爲貝州治所。宋熙寧四年省入清河。今東昌府恩縣正貝州地。有五女冢。又有四女寺。在故城縣東南十八里。接恩縣界。臨衛河。亦名孝女廟。俗傳五女因父母無子。故不嫁衣冠如男子。塑像肖之。以若憲有罪。故不祀。寺中碑記四女者。出自俗流。以余考之。史稱性皆素潔。鄙薰澤濃妝。書新不尙方華之飾。書舊並無服男子服之事。其始不願歸人。乃欲以藝學顯揚。亦非父母無子之故。若憲死而弟姪連坐。書舊則有弟姪矣。庭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書新則庭芬固有子矣。五女之死。一在元和。一在寶歷。一在太和。其二未詳。既不同時。未必合冢。若憲死後。文宗悟而惜之。非其罪也。何爲當黜尙宮爲官官之首。三妃而下。品居第五。

故史稱不以宮妾遇之。且不入列女傳。而入后妃傳。顯然嬪御之列。豈是終身不嫁者。五女留宮。庭芬受饒州司馬。此時無一女在家養親。蓋五女無男。乃漢倉公事。女服男子服。乃樂府木蘭。及南齊婁逞。五代蜀王崇嘏事。俗人牽併而強附之。考一統志。四柳樹鎮。一名四女祠。在故城縣。因考元史百官志。有四柳樹倉監大使。副各一員。則四女寺。乃以四柳樹音轉而訛耳。地近五女冢。俗人求其刪五爲四之故。不可得。遂以若憲有罪黜之。豈不冤哉。近作北河續記者。云四女樹。在恩縣西北五十里。地名安樂鎮。有古槐一株。相傳有四女不嫁。同植此樹。則尤訛以傳訛矣。制府方恪敏公集中。有過四女寺詩。乃閱寺內碑記而作。余指其誤。公以集已刊成。不復改也。擬另爲詩以正之。竟久而不就。

楊誠齋陸放翁

楊誠齋陸放翁。不獨詩文名世也。其人皆賢者。然史稱韓侂胄欲網

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冑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而游晚年再出爲侂冑撰南園闕古泉記朱子嘗以陸務觀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後世士大夫負文望者罔不營心名利其能顧及清議幾人哉史又言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侂冑姦臣謀危社稷吾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等語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陸公早退居往來雲門若邪韓侂冑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裯紅皺之語公臨終以詩示其子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示兒詩上二句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公之

心方暴白於易簣之時矣此雖曲爲之解然可見放翁之心固不以

侂冑之北伐爲非矣。

### 太學生上書

宋太學生上書始於徽宗大觀三年。太學生陳朝老疏蔡京之惡十四事。士人爭相傳寫。又十六年至宣和七年。欽宗卽位而有陳東。東凡七上書。其一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六賊。其一童貫挾徽宗東行。請追貫還正典刑。其一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其一請用李綱。斥李邦彥等。其一又請誅蔡氏。此五上書皆在太學時。其一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其一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此兩上書皆在高宗召赴行在時。內惟請誅六賊及論李綱。乃率諸生高登等。餘皆東一人言耳。時與東同斬於市者有撫州布衣歐陽徹。亦以上書得罪。越三年。高宗感悟。贈東徹俱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劉豫卽僞位立陳東歐陽徹廟於歸德如張巡許遠制。此在高宗贈官之禮。東養之士雖亂臣賊子亦知敬也。及駕過鎮江。東乃鎮江丹陽人遣守臣祭東墓。賜緡。

錢五百紹興四年東徹並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戴埴鼠璞云高宗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高登凡六上書高宗時召赴都堂審察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授古縣令秦檜惡之謫漳州又後五十年朱子爲漳州守乞褒贈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岳飛冤詔飛家自便至孝宗淳熙時太學生乃有受賂陳書者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趙崇璠移書左丞相謝方叔翼曰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天錫辭去宦者賂太學生林自養力詆天錫方叔乞誅二人學舍惡自養黨奸相與鳴鼓攻之上書申其罪是一小人不足以掩衆君子也光宗紹熙五年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寧宗慶元元年韓侂冑引李沐爲右正言劾趙汝愚竄永州侍御史章穎以奏留汝愚斥逐太學生楊宏中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

朝上書辨誣皆被罪。天下號爲六君子。又寧宗時王居安以言事奪官。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逮理宗淳祐十年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國。太學生劉黻陳宗黃唯陳宜中林則祖伏闕上書。後程公許黃之純被誣劾罷出。黻又率諸生上書。劉漢弼劾史嵩之之黨。咸未疾。遂卒。人皆疑嵩之致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杜範劾李鳴復。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後範去政府。太學諸生又上書留範。史嵩之之父喪起復右丞相。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陳垓劾程公許。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上書論垓。徐元杰暴疾卒。三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冤。丁大全爲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闕言不可。詔禁戒。旋逮諸生下獄。宋末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賈似道專政而帝昀德祐時王爚之子喉太學劉九皋等上書言宜中擅權庇趙溢其誤國甚於似道。宜中遂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乃命臨安府捕逮太學生下



劉九皋等臨安獄罷王煥遣使召宜中還元兵至宜中仍遁當時太學生動輒上書誠衰世之景象而公論所在亦有以愧庸惡陋劣者矣嗟乎宋之亡也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而下忠節之士固多而元兵之至廷臣自丞相留夢炎陳宜中參知政事常楙僉書樞密院夏士林黃鏞尙書丁應奎侍郎徐宗仁右正言徐直方右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皆先期而遁卽以參知政事陳文龍之節也權禮部尙書王應麟之賢也亦以遁書時曾遣使召夢炎應麟皆不至獨有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褐出身元旣平宋發三學諸生赴京師有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書之元史豈不卓哉

應鑣事詳宋史忠義

### 大將通左傳

古今用兵之道多出左傳江表傳稱關壯彥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宋史狄青傳云尹洙爲經畧判官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范傳曰孰此可以斷大事

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

兵法儒林何涉傳涉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雖在軍中亦常爲諸

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仁宗時名將郭逵與狄青並

稱逵亦曾隸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神宗時林廣學通左氏春秋

名聞西夏史論引孫權呂蒙學文武爲比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補承信郎遷秉義郎繇留守宗澤康王卽位

上書勅黃潛善汪伯彥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

士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

伍中人宋史論曰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某

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某自爲表荅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不知傳內何以不載此表也李好義誅吳

曦下西和其生平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好義之所

以爲忠壯也。獨惟紹興初，高宗以左氏傳付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考胡氏春秋傳序，謂得討亂賊闢邪說之大法，顧讀其書而曾不知所言爲何事，則春秋真空言矣。更於何處潛心以濟艱難也。

狄青盧秉

宋史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討儂智高。旣敗賊於邕州，按兵入城，梟賊黨，斂尸

爲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蠻夷傳余靖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日給食，欲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棄市。旣而西川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然智高卒不出，莫知其存亡。夫智高卽果死，事無確証，武襄當日固不肯以疑似而行欺妄也。乃孫公談圃云：青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

乃止。揣度之言，豈爲定論乎？又盧秉盧革之子知渭州，夏酋仁多鬼丁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夏人至，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冠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鉀，此其忠慎與狄同也。若夢溪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西川，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西川。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尙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年已七十餘，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祇候。宋政失於寬縱，於此益見狄盧之不可及矣。」

宋禮南旺分水

南旺分水龍王廟，行人悉其原委者殊少。考明史河渠志及宋禮傳，俱載之。而宋傳尤詳。傳云：「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永樂二年，拜工部尙書。九年，命開會通河。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

英策築堤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論漕渠功第一。受上賞。又治水筌蹄云。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元人因山東之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爲堽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南截諸淮安入海北截諸天津入海。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乎。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導使趨南旺。少保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爲罷海運。朱國禎湧幢小品曰。宋

尙書沒後至萬歷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太子太保蔭一  
孫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  
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謂宋公之功當爲  
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傳謂宋公有微過朝  
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江平伯陳璘以罷海運命理漕河事故今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邱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  
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  
無人說宋尙書李文正公亦有詩意畧相似後主事王寵始請於朝  
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所指周金二公者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刑部左侍郎晉禮部尙書周  
長天長人官督麻卒贈萊陽伯諡忠毅皆與宋公同治會通河者又有濟寧同知潘敘正仙居人太  
學生乃當時始奏請開漕渠者不知今祠內亦得並祀諸公否也

### 楊海周三忠

勝國忠貞傑出之臣有因傳奇而其名益爲婦孺所共知亦因傳奇

而事實致訛若楊忠愍海忠介周忠武雖士大夫亦不覺也考史楊

繼盛字仲芳號振山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劾嚴嵩十大罪五奸嵩見疏內召問二王語喜

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大怒下詔獄侍郎王學益受嵩屬坐詐

傳親王令旨律絞繫三載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

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遂棄西市年四十是則忠愍之

死乃絞也非斬也海瑞字汝賢號剛峯瓊山人舉鄉試嘉靖平教諭遷淳安知縣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

薄懋卿恚甚雖爲飲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謫官後爲戶部

主事上疏諫脩齋醮帝大怒抵之地少頃復取閱日再三留中者數

日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逮下詔獄論死穆宗

立乃釋復官歷巡撫應天改督南京糧儲將履新任高拱掌吏部素

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張居正當國憚瑞峭直中外

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乃召爲南京吏部侍郎年已七十二矣是忠介

於居正當國時未曾在位豈嘗劾之乎周遇吉無字錦州衛人賊攻寧武城陷

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斃其肉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闕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賊死傷多欲還秦圖後舉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廕表亦至賊乃進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又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霸州人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旣陷太原遣使說降孕懋斬之與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之附見秦懋德傳是忠武爲賊所執而劉夫人之戰績與王副使之共守蓋知之者鮮矣孫維城傳云曾有僞爲海瑞勅居正疏者播之耶抄俗傳蓋因此而說

### 鄭鄭

明鄭鄭事顧亭林集中有陸貢士來復述昔年代許舍人草疏攻鄭之詩云宵人何意附東林中用然犀射隼爲喻後考其事殊不然明



史奸臣溫體仁傳云。庶吉士鄭鄮。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鄮。假乩仙判詞。逼父震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鄮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鄮甚。不俟左證。磔死。又劉念臺文集。有身切時艱疏云。鄭鄮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証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年譜注云。鄮武進庶常也。與洪澳孫公名慎行。證文介。同邑。相友善。天啟初。以申救文閣學。降謫家居。素擅才名。見忌於鄉。及文公入閣。孫公起宗伯。並貽書於鄮。促之入都。鄮亦翼藉二公。圖柄用。見人輒謾罵體仁。謂吾必露章參奸輔。體仁偵知之。遂糾鄮逼父杖母大逆。逮入詔獄。復陰囑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市。按坐以証告。不知何指。史既無可考。且曦以疏証。豈得謂不俟左證耶。注語皆與史不合。黃石齋辭掌局疏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臣不如鄭鄮。帝責以顛倒是非。公復營護鄮。嚴旨切責。公卿多藉不如鄮語爲口實。楊嗣昌上言。鄮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

如鄧欲庇凶徒。公對帝。以爲衆惡必察。夫是非未定之事。當以君子所言爲定。黃與溫孰爲君子哉。今武進人且有稱鄧爲孝子者。以爲宵人未必然也。而恃才傲物。至於被惡名。罹極刑。負才者可無戒乎。又按文震孟於天啟二年及第。鄧以疏爭文震孟廷杖事。貶秩調外。當是四年。楊左削籍之時。至六年。又以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以詩悼惜熊廷弼。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鄧。斥爲民。見文震孟傳。震孟入閣。乃崇正八年。鄧爲民已二十年矣。吳宗達明史無傳。考本紀及表。崇正三年。以禮部尙書與溫體仁同兼東閣大學士。晉文淵閣。五年。晉戶部。武英殿。六年。晉吏部。建極殿。七年。晉中極殿。八年五月。致仕。七月。文公入閣。十一月。卽閒住。

### 秦良玉

忠州人。秦氏良玉。四川石砭宣撫使馬千乘之妻也。萬歷二十七年。與其夫從征播州。明年正月。連破金筑七寨。取桑木關。爲南川路戰。

功第二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良玉代襲其職。所部號曰桿兵。泰昌初。援遼。賜三品服。天啟元年。加二品服。奢崇明圍成都。良玉鼓行而西。賊解圍去。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崇正三年。永平四城失守。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帝召見平臺。賜綵幣羊酒。御製四詩。其一曰。蜀錦征<sup>二由野</sup><sub>錦作紅</sub>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已還蜀。專辦蜀賊。七年。賊陷夔州。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連敗賊於馬家寨。譚家坪。仙寺嶺。斬其魁東山虎。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川。撫邵捷春。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壘。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

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謂楊嗣昌以蜀爲壑。邵公不以此時爭山。

奪險。令賊無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其年十月。

張獻忠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扼之。竹箇坪。令被射死。良玉單。

騎獻計於提春。提春謝其計。乃歎息歸。獻忠陷楚。將復入蜀。良玉圖。

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及全蜀。

陷。良玉號咷曰。吾兄弟兄弟民屏皆戰死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

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

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齎之。易其官。不爲動。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

砭者。獻忠死後。良玉以壽終。子祥麟。授宣慰使。竹垞詩話曰。野紀謂。

良玉有男妾十數人。而夔州李吉士長祥。力辨其誣。謂陸遜之按諸。

營。良玉冠帶設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與論兵事。誤曳其袖。良玉引。

佩刀自斷之。嚴肅若此。余謂此不必以佩刀事証也。良玉征播。乃萬。

歷二十七年事。宴陸遜之。乃崇正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其征播。

必年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已六十歲人矣爲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而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女子知兵自古多有或附見其夫之傳而如譙國沈氏載隋列女傳平陽娘子軍載唐公主傳以良玉忠智義勇著績於夫歿之後明史於其起兵破賊却賊旣大書於熹宗天啟元年二年莊烈帝崇正十三年之本紀又變例爲列傳與馬世龍賀虎臣沈有容張可大魯欽龍在田諸忠節之臣同爲一卷且贊曰夫摧鋒陷敵宿將猶難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關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彼杖鉞臨戎縮朒觀望者視此能無愧乎